

小说选刊
评选

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

中国小说 排行榜

2011
ZHONGGUO
XIAOSHUO
PAIHANGBANG



YZLI0890112423

2011
ZHONGGUO
XIAOSHUO
PAIHANGBANG

2011 中国小说 排行榜

小说选刊
评选



YZLI0890112423

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2011中国小说排行榜/《小说选刊》评选.——北京: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,2012.1

ISBN 978-7-5639-2937-5

I. ①2… II. ①小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250146号

2011中国小说排行榜 / 《小说选刊》评选

策 划: 张 明

责任编辑: 郑 华

特邀编辑: 文 欢

版式设计: 齐物秋水

出版发行: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

(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100号 100124)

010-67391722 (传真) bgdcbs@sina.com

出 版 人: 郝 勇

经销单位: 全国新华书店

承印单位: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20mm×1030mm 1/16

印 张: 33

字 数: 490千字

版 次: 2012年1月第1版

印 次: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5639-2937-5

定 价: 58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010-67391106)

目 录

短篇小说

雨 夜.....	王祥夫	001
星期天的鱼.....	凌可新	011
第三朵浪花.....	葛水平	022
一九七五年的春节	毕飞宇	033
海姆立克急救.....	铁 凝	042
关 系.....	胡学文	052
镜子里的打碗花	关仁山	059
挂职笔记.....	邵 丽	076
亲爱的军长.....	雪 岛	087
刨 树.....	赵文辉	106

中篇小说

寻找艾薇儿.....	苏兰朵	112
斯德哥尔摩效应	叶 舟	134
人 流.....	余一鸣	173
点绛唇.....	王小鹰	233
上庄记.....	季栋梁	288
夏朗的望远镜.....	张 楚	327
逃亡者.....	徐 虹	358
相望江湖.....	尤凤伟	390
北京和尚.....	陈继明	429
叛逆者.....	昇 愚	478

雨 夜

王祥夫

周口店是最后一个走的，他把那三十块钱塞给了山东人。

“别收他们的钱。”他对山东人说。

“两碗面用不了这些。”山东人说。

“你看着再给他们来点什么。”周口店说。

“还能用你的！”山东人说。

周口店说，我的钱是不是脏？是不是不干净？

山东人张着嘴，不说话了，他看着外边，看着从屋里出去的周口店。雨下得更大了，按理说，冬天不会有这么大的雨。山东人不知道周口店他们做什么去了，应该是回家去了？这样的晚上，是应该回家去，在这样的晚上，不回家的人都有不回家的道理，但山东人知道，西边埋在地里的那个人是永远也回不了家了，问题是，那个小煤矿现在也没了，让上边给封了，在井口放了炸药，轰地一下子，什么都没了。那个矿主也早就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，当年在那个煤矿里挖煤的工友也都不知去了什么地方，只有那个人，矿井出事后给埋在了那里，永远回不了家了。

“给炒个鸡蛋！”山东人对里屋自己女人说。

“下这么大的雨，应该吃个炒鸡蛋。”山东人又自言自语说了一句。

“还有什么呢？”山东人问自己，“是不是还有点儿猪头肉？”

“对，还有点儿猪头肉。”山东人又说。

雨是冷的，是冬雨，不大，淅淅沥沥的，却不停。地里的庄稼早已经收过了，场里的事也已经做完了，所以人们就没什么事可做了。再过几天就是新年了。雨一直下到晚上还不肯停，在这样的天气里，人们能做什么事呢？在一起说说话，嗑嗑

瓜子，或者就早早睡去，但肯早早就钻到被窝里睡觉的人毕竟不多，更多的人是在那里看电视，但电视又总是不清楚。因为小村紧靠着一个煤矿，这煤矿就叫了独树矿这样一个怪名字。因为靠着这个煤矿，小村的电视就总是看不清楚，并且呢，村子里的那条路给来来往往的大车弄得坑坑洼洼不好走。这让村子里的人们都很生气。更让人们生气的是那些从外边来的女人，这几年城里的生意不好做了，她们都跑到矿上来。来做什么？村里的人们有很生动的说法，说她们是下来收集炮弹的。矿上年轻人多，炮弹的库存量相当大。

都快要过新年了，天还下着雨，让人觉着没什么意思，甚至呢，让人觉着有些扫兴，让人觉着该找点什么事做做才好。做什么呢？在这样的天气里，一切都显得闷气，一切都显得无精打采。这种天气里找事做原是在寻找刺激。周口店便和六子、周来富、周金、菜刀头出动了。这村的人们大多姓周，外姓很少，有外姓也是从别处迁来的。周口店是个漂亮小伙子，只是笑的时候嘴会张得很大，所以人们就叫他周口店。这绰号原是取得很有一点儿学问的，却无端端让人觉得有些奇怪，这就让他好像和别人有些不同，不同在哪里呢？又让人说不出，也许周口店和别人不同的地方就是他的漂亮。皮肤白白的，在村子里，像他那样白净的小伙子是很少的，并且呢，他又是大眼睛，并且呢，鼻子也挺挺的好看。好像是因为他长得漂亮，村子里的年轻人就很喜欢和他在一起，做起什么事呢，又好像总是由他来带头。其实周口店是个很勤快的年轻人，总是在找事做，秋天的时候他去收了一阵胡麻，把胡麻收来再倒手卖给油坊，其实也挣不到多少钱，胡麻收完了，他又去收豆子。收豆子做什么？收豆子卖给豆腐坊。这种事都是有季节性的，周口店还计划到了天冷时再去收羊毛，收羊毛是个脏活儿，他肯做这种事，就说明他的扎实。他不能不扎实，他的父亲原来是一个木匠，现在已经很老了，什么也不能做了，眼睛有了病，总是红红的、烂烂的样子。他的母亲是个胖子，动不动就头晕，但还是忙着给人们做衣服挣些钱。周口店的母亲是村子里最好的裁缝，会蹬机子。那缝纫机就放在屋里的炕上，高高在上的样子，这么一来，她一边做活儿一边还可以看看外边，蹬蹬机子，然后坐在炕上给布料子抿抿浆子，抠抠边。让她发愁的是她的儿子还没娶上媳妇，周口店呢，好像一点儿都不急，这就让她更急。

周口店和六子他们出动去做什么？他们五个，穿了塑料的雨衣和雨鞋，在雨地里一划拉一划拉地走着，雨下到他们的身上有细密的声音，村道上都是坑，原是不好走的，一下了雨就更不好走，周口店他们只好在道边墙根处的稀泥里行走，这就让他们好像排了队，一个跟着一个，一个跟着一个。走在后边的六子忽然“呱呱，呱呱”跑到前边去，他想和周口店说说前几天来矿上找婆家的那个姑娘的事，

那姑娘也太小了，最多十五六岁的样子，谁也不敢要，人们都说肯定是给人贩子骗出来的，人贩子也太可恶了。六子凑近了周口店，说那小姑娘也不知现在去了什么地方？十五六岁的那么小，能吃得消？六子这么一说，五个人便都哄笑了起来。他们一划拉一划拉地走到村口的道边了。他们到那里做什么？他们是去收过路费，只要是想从村子里过的车，他们都要向他们收些钱，好像这样一来，他们和那些把村子里的路压得都是坑的车的关系就扯平了。做这种事，让人无端觉着像是做土匪：一是要把凶放在脸上，二是不能害怕。他们做这事，原是底气不足的，但他们说做这事原是要保护村子里的道路的，底气便又有了。一开始做，大家都提心吊胆，好像是真在那里做土匪了，但做过几次胆子便大了，理由也充足了，而且呢，还有了收费的标准，那就是大车收多少，小车收多少，倒有了公事公办的味道。村子里的人对做这种事总觉得不太好，总觉得这不是正经人做的事。再说这种事老实一点儿的人是做不来的，敢做这种事的，多多少少是有些无赖的，不敢做这种事的人看到做这种事居然能挣到钱，心里便不平了，不平又能做什么呢？也只能是在背后说闲话，都是一个村里的，闲话又能说些什么？说他们不务正业，说他们二流子，话是这样说，说来说去，周口店、六子和菜刀头他们真的就好像是二流子了。好像是，别人既然那么说了，为了显示自己的不在乎，周口店他们说话办事就偏偏要和别人不一样。问题是，周口店他们觉得，路既然是大家的，自己是在给村子里做事。这么一想呢，周口店他们就更不在乎了，好像是，他们和村子里的其他人有区别了，行事说话都好像有了城里人的味道，这又让村子里其他的年轻人从心里羡慕，想仿效他们。

“干什么去？”有人在道边问了。

“劫道！”

周口店的口气有时甚至是挑衅的，好像在说，你要是再问，还会有好话给你说出来。周口店总像是一肚子心事和不满，有什么心事和不满？他自己也说不出。因为长得漂亮，倒好像是所有年轻姑娘都欠了他什么。他瞧不起村里的姑娘。

小村现在不能说是小村了，因为那个独树矿，小村的道边开了不少小饭店。一共有几家呢？一共有五家。周口店他们就在雨里一划拉一划拉地来到了靠路边最近的那家饭店，这家饭店是山东人开的，这个山东人原来是下井的，受了伤，天阴了腰就痛，所以就在这里开饭店，小煤窑那边呢，还领着一份儿工资，因为他的表哥是矿上的副矿长。小饭店是两间房，门上挂着塑料缝的门帘，一撩就“哗啦哗啦”响。

周口店他们进了这家饭店，坐好了，披在身上的塑料雨衣马上给山东人搭到柜

顶上去。

“操，这天气真应该操一下子！”六子坐下来，对周口店说。“外边有猪！你去不去？”周口店说。

“那你说，人活着属什么好？”六子又笑嘻嘻地说。“属猪好，你去吧。”周口店说。

人们便都笑起来。

周口店也跟着笑了起来。

“啤酒？白酒？”山东人说。

天下着雨，在这样的夜里他们能做什么呢，他们就那样一边喝着那一点点酒，一边说着荤话，说荤话让他们觉着很过瘾，而且好像还有一种快感。既然不能做那种事，说说还不可以吗？好像是因为不能做，他们的嘴上就说得更厉害。而实际上他们都还年轻而纯真，虽然他们常常和那些外边来的姑娘们拌嘴或打情骂俏，但要是那些姑娘们真要挺身而出，他们倒会害羞起来。他们喝着酒，说着话，耳朵呢，却在外边路上，一有车的动静他们就要跑出去，外边的雨“沙沙沙沙，沙沙沙沙”地下着，他们的耳朵现在都很好使，可以说都已经练出来了，能听得出外边来的是什么车，大车还是小车。为了怕从外边来的车一下子冲过去，他们在路边拦了一根杨树杠子，这么一来，真像那么一回事了。正经路卡，都有那么一条杠子。

这路边小饭店呢，其实更像是一个家：里边一间是住人的，炕上乱得可以，地上又堆满了粮食口袋和烟箱酒瓶；外屋大一些，放两张桌子，人们就在那两张桌子上吃碗面条了，喝口小酒了；墙上呢，贴着美女的大画片和好看的烟盒儿纸，还有一台油污污的黑白电视摆在里屋的桌上，屏幕冲着外边，所以外边坐的人也能看见电视里的动静。饭店的主人是两口子，比如女人要去炒菜，男的便去剥葱了。男人穿着油污污的大裤衩，腿上的毛很黑很长。这边炒好一个菜，男的便会马上端出来。但人们常常看到的是那个女的在那里一下一下很用力地和面，面要和得很硬，饧好了，才能削，这就是说，这个山东女人也学会了削面。或者，她就在那里“嚓嚓嚓”飞快地切菜，动作快得让人眼花缭乱。外屋其实就是一个厨房。灶台上好像永远放着两个红塑料盆子，一个盆子里是炖好的羊肉，一个盆子里是煮熟的羊下水，总是这两样，谁要是想吃就马上盛出几勺子热一热就是。外边的客人喝着酒，那男主人有时也会过来和客人喝一口，总是蹲在小凳子上，或者就坐到里屋的炕上去。碰上矿上的人下来，恰好又带着个姑娘来，给他们一点点钱，这小饭店的主人便会把里屋的小炕让他们，所以里屋的门上原是有个布帘儿的。

周口店他们喝着酒，忽然，听见外边的动静了。

“车来了。”饭店的男主人，那个山东人马上出去又马上进来，说。“大车小车？”周口店说。山东人便又一头出去，只一刻便又回来，水淋淋的。“吉普车。”山东人说。

周口店他们都有了些酒气，身上也暖烘烘的，这暖烘烘的感觉让他们不想再出去，再说外边还下着雨，这让他们有些不情愿，这么一来，他们便和那从远处开来的车有了气，好像是那远来的车害得他们不得不出去淋雨。车是真过来了，车灯一跳一跳地亮过来了。周口店他们站起身，出去，外边的雨横扫着，“刷刷刷刷”地在人们的塑料雨衣上敲得乱响。

车是一跳一跳开过来的，路呢，真是让人火极了。司机的脾气一般是大的，就是平平的路他们也总好像是累了，付出的太多了，有什么不对了，要放脸给人看，谁又能想到会遇到这样的路？车开在这样的路上就像是一艘船，但比船更糟，路上的稀泥溅得车上到处都是，车一会儿上来一会儿下去，坐在车里的人就都把心悬着。天气呢，又很冷，路呢，又看不清，司机怕走岔了路，想要问问路，却看不到人，忽然，前边有了灯光，是人家呢？还是小饭店、小旅店？司机的心里就有几分暖了，想象那不可知的热炕和热茶，就把车停了。车“吱”的一声停了下来，司机才看到路边竟然还站着人，下雨天，人站在雨里做什么？年轻司机想都不用想就明白是什么事了，这种事太多见了。

“站住！”

年轻司机摇下了玻璃，雨从外边一下子扫进来。

年轻司机长着一张猛看上去很漂亮的脸，但这张脸要是细看就会让人看出一些油滑来。这年轻司机其实是雄心万丈的，但不知怎么就开了车，开车这工作在别人看来很好，在他却好像是一肚子的委屈在那里窝着。他的父亲原就是这个局里的老司机，父亲是有办法的，自己退了，却想办法让儿子来接了班。这是让多少人羡慕的事。但年轻司机却总觉着自己应该去做更好的工作，更好的工作是什么工作呢？他又说不上来。实际上他是自由的，早上接一次人，中午送一回人，下午再接一次，再送一次，其余时间 he 可以到车库那边去打扑克。但他又不喜欢和那些人一起打扑克，他是个爱干净的人，身上的衣服总是干干净净的，蹲在那里或坐在那里怕把裤子弄得皱皱巴巴，所以更多的时候他在那里看报，或者就去洗澡。因为没什么事做，他简直就是热爱洗澡了，一个热爱洗澡的男人是不是有些怪呢？人们就都这么认为了，认为他有些怪，所以人们就离他更远了。

年轻司机冒着这么大的雨是为他们局的办公室主任下来办件事。他在心里其实对那个王主任很反感。首先让他看了不顺眼的就是王主任的那个大肚子，鬼才知道那个奇大无比的肚子里究竟装了多少公家的油水？因为这不顺眼。而这不顺眼也只能装在肚子里，表面上年轻司机还要讨好这个王主任，因为升工资、换车本、司机的评定都离不开这个王主任，所以，大面上他还要讨好这个王主任。这么一来，年轻司机觉得自己在阳奉阴违，这让他自己都在讨厌自己了，讨厌自己的结果是在心里更加仇恨这个王主任。在背后，他总是把这个王主任叫“肚比”，这个“比”字念起来是要发一声的，因为王主任名叫王毕，因为那个王主任的肚子，人们都觉得这个绰号取得真是好，有创意。

年轻司机在这样的雨天下来给王主任做什么事？原是下来找人的，车上还坐了一个女人，这女人在这样的天气里穿得很厚，头上呢，还戴着头巾，这头巾几乎把脸都遮了去，她一路上连一句话都不说。其实这个女人是王主任女人的一个远房亲戚，两个月前，和她刚刚结婚的丈夫离家出去做事，因为结婚，他们小夫妻欠了一屁股的债，他们商量好了，都出去做事，第一是还了债，第二是多挣些钱把家搬到县城里去，他们是有理想的，不愿意一辈子待在乡下。她丈夫就去下煤窑了，下煤窑挣得多一些，和她丈夫一起去的还有同村的四个后生。她呢，就去了县城里的饭店打工。马上就要过年了，和她丈夫一起出去的那四个人都回了村，她丈夫呢，却不见人影儿。据那四个人说她丈夫是去了别的煤窑，到底去了哪个煤窑那几个人也说不清。眼看就要过新年了，她是来找自己男人的。

她的名字是很怪的，叫小婉。她在县城里的一家饭店里做过事，从厨房一直做到前厅，这其实是一种苦熬，一点儿一点儿，从又臭又脏的厨房剥葱剥蒜开始，然后才慢慢慢慢熬到前厅，厨房是人待的地方吗？简直就不是人待的地方。夏天的厨房要比任何地方都难闻，小婉一直奇怪厨房里怎么会炒出那么香的菜？小婉在饭店里做得很好，但后来出了一件事，饭店丢了东西，老板怀疑是小婉偷了那东西。怀疑呢，又不当面问一问，而是到处散布关于她的谣言，这就是那个饭店老板的做法，行事像女人，对这个说说，对那个说说，等到小婉知道的时候饭店里几乎所有的人都已经知道了。小婉为这事病了一场，是精神分裂，是忧郁和愤怒的结合，她无法给自己做解释，但最好的解释就是她那天把饭店的碟碗砸了个粉碎，然后就回家了。这是前不久的事情，现在她的病已经好多了，但人总是在那里忧郁着，闷闷不乐着。她现在说话容易激动，所以她干脆就不怎么说话，以免村子里的人说她又犯了病。别人都回来了，过年人们都要回家，可是她的男人却没了人影儿，这让她更没话，更两眼发直。男人和自己结婚没多久就离开了家，他们的感情因为结婚不久

所以是极其完美的，几乎是没有任何一点点磕碰的。

小婉呆呆地坐在那里，在心里一次又一次地问自己，自己的男人呢，去了什么地方？怎么就好像是一下子消失了？一家人就都没了主意。小婉的公婆是村子里老实巴交的那种人，虽然五十多了，说话还会害羞，脸红得像二十多岁的小后生。出了这种事，小婉的重要性就显示了出来，因为，她毕竟见过世面，因为，她毕竟和更多的人打过交道。这件事太重要了，她嘴上没多少话，心里却一次次地对自己说：找回来，找回来，一定把他找回来！在车里，有一阵子她流了泪。一路上，车总是一上一下地颠簸着，有一阵子她在心里都有些恨坐在前边头发梳得光光的司机，认为他是在有意这样让车子上来下去翻江倒海，但年轻司机一路的骂骂咧咧又让她明白司机原是不情愿的，这种颠簸对大家都是平等的，她心里便又平和了。小婉一路上不说话，是因为心里有事。年轻司机心里倒有几分兴奋，这兴奋的里边有些幸灾乐祸的味道，因为这小婉毕竟是王主任家里的亲戚，而且是出了事的。要是王主任日子太好了，太顺利了，倒让人觉着不公平，因为过日子人人都会有不顺，好了，这一回，王主任也有了不顺，而且是这种事，一个大活人，一下子就不见了。年轻司机在心里悻悻的，希望事情办得不顺利，希望节外生枝，比如，身旁这个女人的男人又在外边找了一个。

小婉和年轻司机下了车。

“先下车，下了车再说。”年轻司机小声对小婉说。

小婉不知道下了车再说什么，车下的人让他们下车做什么。她有些害怕，雨夜是漆黑的，天边偶有闪电，会吓人一跳。

“下车做啥？”小婉说话了，一路上她几乎一句话都没有。

“吃饭，吃了饭再说。”

年轻司机很不高兴地说，他想好了，如果车外边是个饭店，就先吃一口再说，再说也到了吃饭的时候了，有什么事吃饭的时候再说，喊他们下车的人了不起就是想要几个钱，再凶也不会凶到哪里去。年轻司机毕竟是见过世面的，他明白这种事的转机会在什么地方，比如，吃饭的时候，请他们喝一瓶啤酒，再说话，便有可能把尖锐的事情避开了，话就好说了。但他希望事情不顺利，希望节外生枝。开小饭店的山东人呢，是高兴的，想不到雨夜还会有买卖，他一时还拿不准这一男一女是两个什么人，是来吃一口饭还是来做那事，最好是吃饭连着那事都做一做。

小婉下了车，站在车外的周口店他们才发现车上居然还有个女人，这就让他们兴奋了，好像是黑暗中忽然有火花一闪，是这么个意思了。在这个下着雨的晚上，

他们本来是沉闷的，而且好像没来由地还有些疲倦，小婉一出现，他们好像一下子振奋了。六子“吱”地怪叫了一声，这叫声就是挑衅，是有那么点儿意思。让周口店和六子他们兴奋的是会有好事了，这种女人能是做什么的呢？在这样的晚上，一个女人再加上一个头发油光水滑的司机，这样的一男一女能做什么正经事呢？周口店他们便兴奋了，这样的人出手向来是不犹豫的，为什么？为的是不让人打搅他们的好事，人无论怎么坏，做那种事总是不希望有人来打搅，这原是符合人性的。

小婉进屋的时候，六子又吹了一声尖利的口哨。周口店呢，竟也随着吹了一声。周口店已经在心里把小婉和年轻司机认作了是那种人，心里呢，便一下子也放松了。周口店他们做这种事心里原来是紧张的，说他们不紧张是瞎说，但他们的紧张和不安，他们的种种面子上的凶恶和不讲理都是准备给那些正经人的，是准备给那些正儿八经跑生活的司机的。那些司机满脸煤屑，钱挣得有多么不容易，总是一角一分地争取着。但对于雨夜出现的这样的一男一女，分明就不是正经人，他们在心里先就蔑视着，正因为有了这种蔑视，他们便在心里松懈了。下一步，就是要钱，要多少钱的事。

年轻司机和小婉进到饭店里了，山东人把帘子打起来，帘子再放下来的时候，冬雨就给关在了外边，屋子里的热气和气味让年轻司机和小婉一下子感到了生活的气息。

“下两碗面。”

年轻司机吩咐了，司机都是随遇而安的，他们的工作性质不随遇而安又能怎么样？年轻司机先去里边那间屋看了看，要洗洗脸，但那个红色的塑料盆子太脏了。这塑料盆子原是什么都洗的，比如洗菜，有时候又用来洗洗手，客人多了忙不过来的时候山东人又会用它来拌下酒的凉菜。比如山药丝子，切得细细的，用开水焯了再用凉水凉过，再把整粒的花椒用油炸了，却只要那油，泼在山药丝里，便是一个凉菜。再比如拌粉条子也在这个盆子里，有时候还会用它来放面汤。到了晚上，客人们都散了，山东人竟会用它来洗脚。在这个小饭店里，一切都是没有秩序的，混乱的，做什么都是随手拿过来就是。在独树矿这地方，这样的小饭店，可真是“眼不见为净”。

年轻司机只把手洗了洗。洗了手，看看毛巾，也没擦，把手甩了甩。他对小婉说了声，你不洗一洗？小婉这时已经摘了头巾。小婉长相一般，但她是那种越看越好的长相，能让人看进去，眼睛呢，是细细长长的，眉毛也好，嘴长得也有轮廓，因为眼睛是细细的，便让人觉着她是在那里害羞，又好像是在想心事。周口店他们原是见惯了那种到独树矿来挣钱的女子，一个个打扮得都有些过头，比如指

甲，比如嘴唇，比如头发，都是和别人不一样的，都像是马上要去演出的样子。其实她们时时都是准备演出的，只不过舞台不同而已，她们的心情便时时刻刻都好像是演员站在了台口的二道幕后，时时有马上就要出台的感觉，心总是跳跳的，眼总是亮亮的，只等着需要她们的男人的出现。这样的女子，气派总是要让人觉着亮丽，但她们一旦演出完，人马上就像是换了一个人，这又让她们更像是一个演员，演完了戏，妆也洗掉了，人也一下子松懈了，趿拉上随便一双什么鞋，嘴里有时还会叼着一支烟，好像是，她们有意要这样，有意拿自己的不在乎和别人不屑的目光作对。实际上，做这行的人时时都处在斗争的状态之中，她们时时都处在紧张的状态里，人就容易老，而她们呢，又最怕自己让人看出老来，化妆便往往过了头。一个女人可以靠化妆品美丽，可以靠服装不同凡响，但却很难做到清纯。

小婉和那些女子是不一样的，因为她在城里做过事，所以她又和村子里的女子有些不一样，她是夹在城里和农村中间的那种类型，让城里人看不惯，让村里人也看不惯。小婉的心里呢，其实简单得很，只想把自己的男人找回去，她现在一见人就问，她想问问这些人可见过她的男人？快过年了，她的想法很简单，她想要她的男人回家。她在想，该怎么问？她朝里边的那间屋子看看，山东人的女人在那里下着面，有白白的汽从里边一股一股飘出来，下冬雨的天气是有些凉了。小婉知道女人跟女人还是好说话。

小婉站起来，一头扎进里屋去了，年轻司机也跟了进去，他要看看下面条儿的锅干净不干净，面条儿像样不像样，还有，镬水馊了没。

小婉和那个司机进去才一会儿，山东人就从里边慌慌张张地出来了，神情有些异样，他一说话，周口店和六子他们都愣住了，张大了嘴，也都站了起来。

“找那个人来了。”山东人朝外指指，小声说，“西边矿上埋的那个人。”

“是他女人？”六子说。

“那肯定。”山东人说，看着周口店。

周口店不说话了，他觉得有什么从心里涌上来了，一下子就涌上来了。下着雨，来了这样的车，又来了这样一个女人。这样的晚上，西边地里埋的那个人，那个人他认识，和自己一起下过井。周口店站起来，把手抬起来，在身上摸，他身上有二十块钱，他又让六子在自己身上找找，六子身上有十块。二十块加十块就是三十块。周口店的那些兄弟和山东人都不知道周口店要做什么。

周口店把身子探出去，外边的雨还很大。

“咱们走。”周口店对他的弟兄们说。

“还早呢。”六子说。

“走！”周口店说，像是突然生了气。

周口店是最后一个走的，他把那三十块钱塞给了山东人。

“别收他们的钱。”他对山东人说。

“两碗面用不了这些。”山东人说。

“你看着再给他们来点什么。”周口店说。

“还能用你的！”山东人说。

周口店说，我的钱是不是脏？是不是不干净？

山东人张着嘴，不说话了，他看着外边，看着从屋里出去的周口店。雨下得更大了，按理说，冬天不会有这么大的雨。山东人不知道周口店他们做什么去了，应该是回家去了？这样的晚上，是应该回家去，在这样的晚上，不回家的人都有不回家的道理，但山东人知道，西边埋在地里的那个人是永远也回不了家了，问题是，那个小煤矿现在也没了，让上边给封了，在井口放了炸药，轰地一下子，什么都没了。那个矿主也早就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，当年在那个煤矿里挖煤的工友也都不知去了什么地方，只有那个人，矿井出事后给埋在了那里，永远回不了家了。

“给炒个鸡蛋！”山东人对里屋自己女人说。

“下这么大的雨，应该吃个炒鸡蛋。”山东人又自言自语说了一句。

“还有什么呢？”山东人问自己，“是不是还有点儿猪头肉？”

“对，还有点儿猪头肉。”山东人又说。

【作者简介】

王祥夫：1958年生。辽宁省抚顺市人。山西省文学院专业作家。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。199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。第三届鲁奖获得者。著有长篇小说《蝴蝶》。

星期天的鱼

凌可新

星期天我要去钓鱼。钓具我都准备好了，随手一拎就可以出门。可是我老婆说你不能去了。我问她为什么不能去了，开始她不说，只用一种类似于仇恨的目光瞅我。后来我又问，她才说，你往窗外瞅瞅。看来你是一刻也不愿意跟我在一起，宁肯跟些面目不清的鱼。我往窗外瞅了瞅，结果我发现外面下雨了。下雨了我当然就钓不成鱼了。我只好把钓具搁置在那里，打开窗户，站在窗前吸烟。

老婆说钓不成鱼了，你就不能陪我坐坐吗？我说坐什么坐啊。这家庭都快要离散了，还要我陪着你。日后离成了婚，难道你还要过来找我陪你吗？我老婆说，真要那样就用不上你了。到那时有人陪我。我冷笑了一声，说，是那个总是把头发在头上搭成一座桥的男人，或者总是夹着个皮包，在你身后屁颠屁颠的那个吗？老婆说，这你管不着。我说，我才懒得管哩。

看来外面的雨一时半会儿还停不了，我有点痛恨老天。上班时间你爱怎么下你就怎么下吧，星期六下也行啊，干吗非得星期天下啊？别人休息，你老人家也躺床上好好睡一觉嘛！这么耐心细致地下雨，跟个老牌公仆差不多，就不怕闪了你的老腰啊你？瞅着迷糊一片的天空，我把嘴里的烟雾尽力地往外喷吐，想把老天爷给喷吐咳嗽了，咳嗽两声，吐口口水，说不定就把雨给咳嗽没了。我老婆坐在一边瞅我，慢慢表情柔软起来，说，看来你还是心疼我的。

我转眼看她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心疼你什么了我？老婆说，看看，你吸烟开窗户，努力把烟雾喷吐到外面去，是担心我吸了二手烟不好。这难道不是心疼我的表现吗？我是个注重细节的人。这瞒不了我的。我嗤地笑了，把嘴里的烟雾直接吐到屋里，吐到她面前，说，这个细节是什么意思，你解说解说看？老婆也笑起来，说，这是为了刻意隐瞒你真实的内心世界，而故意放出来的烟雾。这简直太小儿科了。有个成语说，欲盖弥彰。这就是。我说，你的意思是，咱们还得继续在一

起生活？老婆说，意思摆放在这里了，你自己想吧。我说我想个屁，当个家属不容易。

吸完一支烟，我把烟蒂从窗户丢到外面。我住的是三楼，烟蒂从窗口到落地，需要一个过程。这个过程是践踏文明的过程。我懂得的。我老婆非常之文明，她最痛恨这种行为。说句那样的话，这整个城市的文明都是她的脸面。但现在，她却在脸上继续着笑容，你瞒不住我的。你掩盖在深处的动机和用意，都无法逃脱我的火眼金睛。我是谁啊？我说，可能吧。我当然知道你是谁了。登城哪个会不知道呢？不过我还是想去钓鱼。我老婆说，今天是白日做梦了。天气预报说，直到晚上都下雨。

过了一会儿，电话响了。我过去接。是我的钓友老黄打的。他问我还去不去钓鱼了。我说，我家这里正下着雨呢。难道你家那边没下？老黄说他家那边当然也下着。隔着才一公里不到，哪里会是两重天啊？我说海边呢？老黄说，当然也在下雨啦。一样的。我说下雨还钓个屁啊？老黄在那边咯儿咯儿笑起来，说，下雨一样钓。而且据杂志上说，下雨天海里的鱼格外傻瓜，逮什么咬什么。就是放一只空钩，它也照咬不误。

这个我倒还没听说过，一时也有了兴致。可是外面的雨下得有滋有味的，人在雨里，没多久就会湿透了身体，披雨衣也不行啊。我这么一说，老黄又咯儿咯儿笑，说，要不怎么说咱们运气好呢？昨天我兄弟刚刚给我弄了顶帐篷。有十来平方米哩。到了海边一支，咱就坐帐篷里钓。就是躺着钓也行。风吹不着雨淋不着，十足的享受哩……老黄还想往下说，我老婆不知何时已经凑到边上来了。这时她一把夺过话筒，冲着里面大声说，老黄，我操你亲妈！嘭地把电话撂了。

我说哎哎哎你干吗呢？老婆气咻咻地说，狗日的老黄，我就操他亲妈！我说，你一文明人，有地位有权势，上层建筑待着，咋个可以如此野蛮啊？我老婆说，老娘就如此野蛮，你个鸡巴的能咋样了我？我是不能咋样了她，骂她我不是对手，就是对手我也骂不得。我是文化人，不擅长骂人。打呢，更不行。虽说她是我老婆，可她同时还是登城的一张脸。要是我撕破了她的脸，登城也会跟着无颜色。我就恨了声，说，看来这婚姻还真是得好好考虑了。她说，考虑你娘个头哩！我说，你咋个连你婆婆都骂上啦？她说，我就骂她养了你这么个混蛋儿子！

我不跟她纠缠，跑到洗手间，把门一别，掏出手机跟老黄联系。老黄在那边非常紧张，说，我的老天爷，你老婆她咋在家里啊，这都要操我亲娘了哩。我笑起来，她们是同性，怕什么？再说我老婆也没有同性恋倾向，这个也就随口一骂而已。你千万别当真啊。老黄说，我倒不是当真这事。她真要想那样，小闺女有的

是，我是担心啊。我知道老黄担心什么，就说，要是因为你约我钓鱼而触怒了她，而影响了别的什么，我一定要站出来，捍卫捍卫我们做人的尊严。老黄说，主要是做男人的尊严。我说你过来接我吧。我马上下去。

出了洗手间我拎起了钓具。我老婆说，周老师，你真就丝毫留恋之情也没有了？我说，赵领导，虽然我是你的丈夫，可我也有自己的自由吧？我不是你的附属品吧？她说，这样的天，我难得下了决心，哪里也不去，就待在自己家里。你知道这个决心下得有多难吗？我笑起来，一切都在你的掌控之下，有什么难不难的？再说如果你真有耐心，就在家一边收拾家务，一边等候我钓鱼回来，做上一桌新鲜美味的佳肴，如何？

我抓了一把雨伞就下了楼。我老婆被我憋着了。毕竟我是文化人，文化水平还是普遍高于登城全体公仆们的。这个道理懂得的人虽然不多，但却可以当作真理对待。

老黄的车刚买了不久。对车的牌子我没什么研究，光知道他这种车的价格不会太高，普通国产。况且老黄的车疑似二手货，没人会羡慕，代步工具而已。上车后老黄脸上还是有些紧张气氛，周老师，嫂子她……不会是动真格的吧？我说你指的是哪一部分？老黄说，骂我那部分。我笑起来，说，黄老师你就这点担待啊？虽然她那么骂你，心里喜欢上你了也说不定哩。老黄摸了一把脑袋，说，我这是老虎嘴里拔须哩。我说，没事。咱玩儿咱的。咱不为别人活着。老黄苦着脸说，话是这么说，可要是你老婆到时候轻轻摇一下头，或者假装沉吟一下，我就没戏了……

我有些不耐烦，说，停车停车。老黄说，干吗呢你？我说不去了不去了，停车我回家。老黄说，回家干吗呢？我说，回家陪我老婆。老黄就笑，说，得了吧。你总得让我担心担心吧。咱又没得道成仙，哪能波澜不惊哩？往下我保证不再提这些个了。我说，不就个狗屁副校长嘛，连个签字权都没有。想腐败也腐败不了。老黄说，我哪里是想着要腐败啊。

现在雨下得还挺有滋有味，车轮都能把水溅起来了。老黄把车停在海边，从车后厢拖出帐篷，就地支起来。然后钻进去，拱着往边上靠。靠到最边上，是一道矮墙，墙下就是大海了。以前我们过来钓鱼，一般就坐在这道矮墙上。多的时候，这边几百米的墙上几乎坐满了手执钓钩的人。今天因为下雨，别人没有这样的条件，墙就空荡荡起来，望过去一片水雾。

老黄的帐篷就是个普通的东西，但是不透水，支起来，还蛮像那么回事。帐篷的一侧有两个窗户，正好可以把钓竿伸出去，垂到海里去。我们把这一侧贴着矮墙，找几块石头固定了帐篷四角，就把鱼钩放下去了。海水比较平静，风基本上没